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八五

唐 釋 道 宣 撰

感通篇中

本傳三十九人附見四人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黎傳二

八五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

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傳六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傳十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傳十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八

單道
琮上

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十九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二

神辯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二十三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二十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二十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三十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三十一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宋尚
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沖傳三十九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

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

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

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遇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

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散未曾與香今日爲衆須餚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爲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鰕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爲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閣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

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
露置繩床樓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
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
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
而不出者不畜待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
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畫壁廊倒旦共往視
試撥樓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號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
郫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
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四五西大街方床
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
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
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
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曰

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剋之時趙王據西門樓
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
陀斬郫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
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郫聲同遺糞而走散於
塔地所言州度徒各切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
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
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待傍曰世人洶洶
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
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
走人逐成羣觸物謗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
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為天女怨心風弄
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
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
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

答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爾造關爲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

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姪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

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廛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

臨終說諸要傷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遂巡間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為宣帝憾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為及也傳曰以為後梁續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八五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床羣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

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
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叙
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
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爲頌
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
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住
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
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
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
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
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
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籙既護身章
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
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

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
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靡尅昇天而氣
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
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
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甕必獲穰
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衆咸憚之
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
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
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
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
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
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
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
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

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剗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預表萌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往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償其羞不出牛毋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

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尅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舍人亦有疾不未答間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穌見閻羅王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爲之碑頌廣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

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舁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狸鬻根大蜂野葛鴉羽等數十種釀以鐵釜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

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筵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咒願每於靜路不入閑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

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伴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豹騎與伴三人膂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啗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散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散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名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錘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散一手承底一手取散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

十安猪裏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敢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取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彌口作吳語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厨柱起以沙彌衣置礫上柱壓之沙彌來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取辛腥在

田農作以鐮刃爲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聞黎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衆軍郁九間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襍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

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
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
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觀施一無所受
令往法聚寺傳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
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
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
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
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
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
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麤餅
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
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
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
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歛爾而
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

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
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花香花少闕加
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
進請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
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

八五

十

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
爲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
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
寺講婆伽般若并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
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爲偉異自云我是釋提
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
之以畏死答云爲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
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
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

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
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
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見
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
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
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俗
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
飄而沒

襄州禪居寺岑閣黎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
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

八五

主

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八郭乞酒而飲又乞滿
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
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
仍挂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
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

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鷲犬一頭
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
庭中塙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
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
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啗
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
鼠無保岑曰汝何啗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
今爲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灤中迂
記某處爲厨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
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
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
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
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陽通閣黎者住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
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

綫如指大以用絛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污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貴不以爲辭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八五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上撮卧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

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捻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蘇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兩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凝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遠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蘇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炙濕方食之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

奕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
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
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晁唯敢土飲水時俗
命爲人壇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

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爲
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
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
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
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
學清簡者尚自諠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
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
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蹋
被噬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勅山夏
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床下虎

蹲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即
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
獲山曰爾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
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
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闍黎遇

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
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
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
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
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
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
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
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
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觀如
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花常誦爲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煮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

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覩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八五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十九差虛嗽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泳之屬故慈善所重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號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

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攜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顗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右軍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盧舍那

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爲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部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

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

八五

子

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非唯寡少更增諠譁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鑒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名去者請爲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

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辯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賸辯曰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玄經云

又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李韋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

八五

三

偶然獲本請爲披決辯得欣然即爲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井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

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爲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楊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

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臂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

八五

三二

攣臂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

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
三矣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釋法通姓關京兆鄆人小出家極羸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

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
尅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
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觀母旦食訖假寐於
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
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
遺三驢馱筋通噉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
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
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袈
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
爲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
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
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
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
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
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

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
總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潰彼即蟠卧在
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
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
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
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
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
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
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
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
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叅請唐運大通
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
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
五十餘里山藪曠迫阻絕風煙乃獨止此山

草庵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
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
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
盧行餘承聞徃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
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猪來
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
擁遶哮吼將斃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徃
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
部毗尼戒本行徃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
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
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
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
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
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

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
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
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
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
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
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
之竒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爲羅
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
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
米斗直萬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
指諸掌趙郡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
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
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
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
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

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萬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爲死計散費資糧爲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之美至於算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爲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

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咒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爲他厭及八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即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號爲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爲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沂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衆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

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韃靼不信謂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問有何道術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八五

三七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

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不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

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馬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表周遊法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爲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爲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爾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

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旛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八五

三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

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形大無影肩長披髮眼瞼上掩師便頂禮請救其人曰汝穀晁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軌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

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爲神聖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曰大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

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龍朔中主上令會昌寺僧會願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鴈門郡府鷹擊

郎將時年四十欸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召家屬曰吾爲爾沉日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襍獨詣臺山飢則餐松皮柏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偈亦無所叅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爲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

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礙遂學大乘離相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濬答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爾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

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敞悅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馔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八五吾今脫此驢皮三十一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卿舊與相知何爲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握手不能別 撫膺聊自傷 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 野風驚晚吹 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贈 惟斯內典章

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中洺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明好爲譎詭詩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態時俗常誦以爲口實見僧輒弄亦爲黃巾所笑及禮將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

釋法沖字敦敏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任魏齊故又生於兗部沖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沖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

迫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高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沖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

八五

五十二

宰曰如有死事沖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一六十八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沖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沖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

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內外款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開佛經沖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爾時大衆歎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沖以楞伽奧典沉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蒙盛習此經即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沖轉教即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語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

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純繆後學可公別傳畧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爲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梁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眞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立理不出文記可師後善師出抄豐禪師出疏明禪師出疏胡明師出疏五卷疏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道蔭師抄沖疏法師疏岸法師疏寵法師疏大明師疏十卷疏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尚德律師出疏十卷楞伽那老師後實禪師惠禪師曠法師弘智師名住京師西明身亡法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並次第傳燈于今揚化沖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遍須便爲引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執陶

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在紙麤中之麤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爲私記今盛行之初沖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頗有度次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勅度人兗州度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石撫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沖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法晟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沖止之曰

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沖曰罪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爲國祈福泰即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沖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然沖一生遊道爲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音釋

酣胡甘切 鮠音善地 愁音 樓祖冬切 耶蒲
切酒名也 鮠形魚也 愁愁 樓木名 耶藥
在蜀 摘舒知切 續作管切 鰲劉救切 屬屬
荒約切 舷胡田切 齋才心切 龍迄却切 蓀兩
草履切 船邊切 齋才心切 龍戲調也 蓀舉

羯	何	搦	物	幅	切	骨	切
狄	葛	按	奴	也	常	脊	脊
種	切	也	陌	上	削	撮	子
縣	切	切	蚬	演	鰲	挽	括
臉	水	瀆	也	切	黃	鄰	也
上	居	即	罐	色	溪	切	切
下	奢	見	古	也	切	礫	寫
曰	切	也	玩	切	黑	柱	礫
臉	目	礫	切	漂	匹	礫	礫
		五	鞞	陂	各	切	切
		對	堅	澤	切	錘	錘
		切	強	孟	切	釜	戶
		也	也	切	鍍	也	瓜
		鞞	戡	塗	獨	切	切
		鞞	切	金	故	襪	步
		鞞	音	舍	切	木	步